隔岸观火然后融化至酒水

肆虐在也许在25.17米之外变得飘忽不定。他拉着洛普希娜向桥的那头跑去：不要害怕，洛普希娜！我们会从这里出去的！一切都会好的！

洛普希娜的眼睛却飘向了桥的那头，火的另一边，火是冷的，桥与石头的轮廓在空气扭曲的视界里分散重组。火在隔岸观火的一边是浪漫的，那种从危险中脱离出来的水与水汽惺惺相惜 然后相拥在桥下。

如果水和汽都是分子，在炙热的火浪里面洛普希娜确实感受到了一样的荡漾。像一只小时候在海洋馆看到的金鱼，簇拥着洛普希娜，游过左边的废弃红色珊瑚礁，跑过右边鲜艳的海葵，他警告洛普希娜不能碰那些亮色的触手，有毒。然后洛普希娜会抓住一只长长的海带蛇，让它带自己到安全的海平面。

呼气。

浓烟就一直往上爬，洛普希娜盯着那些疯狂的炙热触手来回摇摆，在水里隔岸观火。

风一直催促赶快离开，但是洛普希娜有种自由，来自梦里却又那样真实：

当猩红色升起于黑色的山脉，灰色的云撞击青色的天空，于是界限从撕裂处蔓延，混乱混杂中，然后我带着那朱红的裸露心脏离开地面，屹立在红与白的交融，自由，像梦的一样自由与义无反顾。

洛普希娜突然转头，万千灯火映在她背后的决心。她知道她想做那个公园里演奏小号的女孩，她知道自己喜欢鲜艳的粉红色裙子或者是亮色的耳环，她也知道她其实喜欢的是公园和蔼的老奶奶和那些身边夸赞她的同龄人。

于是，走吗，隔岸观火的人？还是融化至酒水？